

7954

梁羽生著

游劍江湖

(三)



香港偉明書店出版

目次

二十五

破鏡難圓

三

二十六

一紙休書

三三

二十七

舊友重逢

六五



楊牧罵道：「你這賤婦還敢打人，給我住手！」

二十五、破鏡難圓

前事銷凝久，十年光景匆匆。金雲軒一夢，回首春空。

彩鳳遠，玉簫寒，夜悄悄，恨無窮。難黃塵，久埋玉，斷腸

彈淚東風。

——孫道鈞

宋騰霄對他心懷芥蒂，只顧和陳德泰說話，不知不覺把他冷落一旁。

繆長風大口大口的喝酒，酒意有了幾分。酒在杯中搖晃，雲紫蘿的影子在酒中搖

晃。

湖上相逢，梅林練劍，花下談心。與雲紫蘿的許多往事，驀地裏都兜上心頭了。

「唉，我是落拓江湖，她是飄蓬人海。我們都是一樣的運蹇時乖。不過她的遭遇却比我更難堪得多，不知她能不能支撐得住？」

陳德泰是個老於世故的人，發覺繆長風似乎落漠寡歡，瞧出有些不對，遂舉杯笑道：「繆兄，今日難得相逢，我敬你一杯。喝過了酒，我還有事要求你呢。」

繆長風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「陳老先生有何吩咐？請說。」

陳德泰道：「久仰繆兄文武全材，請繆兄給我留個墨寶。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老前輩開我玩笑了！文武全材四字，我怎麼當得起？老先生，你才是令我欽佩的文武全材，我怎敢班門弄斧？」

陳德泰道：「我不過是附庸風雅罷了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這幅中堂想必是老前輩的筆迹？」

陳德泰笑道：「寫着玩的，我是老去無聊，故此對朱竹垞這首詞特別喜愛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這首詞我也喜歡。詞中固然是有滿腔抑鬱，也有一股豪情。嗯，十年磨劍，五陵結客，把平生涕淚都飄盡。晚輩落拓江湖，對這幾句也頗有同感呢。」

陳德泰笑道：「聽說繆兄尚未娶妻？」

繆長風怔了一怔，一時不懂他的意思，未曾接口，陳德泰已接着說道：「落拓江湖，且吩咐歌筵紅粉。這也是朱竹垞的詞句。繆兄游俠江湖，恐怕是沒有閒情側帽歌場的。不過若能求得個紅顏知己，共偕白首，那也是人生一大美事。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人過四十不娶，不宜再娶。再說紅顏知己，又豈易求？」

陳德泰道：「這種古人的迂腐之言，豈能奉爲金科玉律？」

呂思美笑道：「陳老前輩，你勸繆先生娶妻，莫非你是有意爲他做媒？」

宋騰霄却冷笑說道：「繆先生的心目中恐怕是早有了人了。」

繆長風的酒意已經有了七八分了，對他們的話恍若聽而不聞。他此時正在想着雲紫蘿：「紅顏知己，我本已有幸相逢，可惜又交臂失之了。」一時間頗有「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」的感慨了。

陳德泰見他若有所思，笑道：「繆兄可是正在思索佳句麼，我替你準備紙筆。」忽聽得腳步聲响，進來一個女客。

店小二迎上前去，陪笑說道：「小店正在修理，今天不做生意。請女客人見諒。」這店小二其實是陳德泰的徒弟，他知道師父此時一定是不願意有人來打擾的，故此也不請示，就替師父擋客了。

他以爲還要費一番唇舌的，因爲陳德泰和繆長風他們正在喝酒，這女客說不定要提出質問。

不料這女客却好像着了定身法似的，剛剛踏進門口，忽然就似呆住了。

這女客頭上戴着孝，穿的是黑色的寡婦衣裳，臉上木然毫無表情。站在門口，就似一尊石像。

店小二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女客人，你怎麼啦？」

話猶未了，那女客已是倏的轉過了身，就這樣的匆匆而來，匆匆而去了。自始至終，一句話都沒有說。

店小二大爲詫異，哼了一聲，笑道：「這女客人不是神經病就一定是啞吧。」

陳德泰是個武學的大行家，見這女客人身法輕靈，走得甚快，心裏起疑，正想問在座之中有誰認得這個女客，話未出口，繆長風忽地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我有急事，請恕少陪。他日歸來，再替老先生塗鴉補壁。」匆匆忙忙的說了這幾句話，好像生怕陳德泰不許他走似的，話一說完，旋風似的便衝出去了。

呂思美道：「咦，這是怎麼一回事。」

宋騰霄冷笑道：「真沒禮貌，我瞧多半是他看中了人家的小寡婦。」

呂思美道：「宋師哥，我不許你說這樣輕薄的說話。」宋騰霄面上一紅，拿起酒杯，掩飾窘態，說道：「他走了也好，咱們喝酒。」

陳德泰心道：「繆長風一定是和這女客人相識。」他是老成長者，不願談論別人私事，於是也舉了起酒杯，笑道：「對，咱們還是喝酒吧。」

呂思美拿起酒杯，却不喝酒，似乎在想什麼事情似的，半晌忽地說道：「宋師哥，

這個女人我好像是在那裏見過似的？」

宋騰霄剛才沒有怎麼留意，此時給呂思美提醒，想了一想，「噢」了一聲說道：「不錯，的確好像是那個熟人似的，她是誰呢？不對，不對！」陳德泰征了一征，說道：「什麼不對？」

呂思美道：「宋師哥，你以爲是雲紫蘿？」

宋騰霄點了點頭，又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是有點相似。但雲紫蘿燒變了灰我也認識，怎會變了個人！」殊不知這女客人可正是雲紫蘿！

原來雲紫蘿是戴着人皮面具的，這張面具是繆長風所送，故此只有繆長風知道是她，旁人都看不出來。

x

x

x

「騰霄還是從前的模樣，而我已是歷盡滄桑。唉，舊夢塵封休再啓，此心如水只東流。西子湖邊，姑蘇台畔，三人同遊的往事，今生是恐怕不能再有的了！」

友情並未淡忘，往事已是不堪回首。雲紫蘿爲了不想給孟元超知道她的行踪，是以只好連宋騰霄也避而不見了。

「離巢乳燕，各自分飛。值得高興的是他們也都找到了伴侶了。元超性情沉毅，樸實無華，配上那位林掌門一定可以創出一番業事。騰霄風流文采，瀟灑不羈，配上這位

聰明活潑的呂姑娘，也似乎更爲適合。」雲紫蘿在心裏暗暗爲他們祝福。

跟着就想到了繆長風，「我本來希望他和元超能夠成爲朋友的，想不到却是騰霄和他先結上了。繆長風想必會知道是我吧，他會不會告訴騰霄呢？」

心念未已，忽聽得有人叫道：「紫蘿，紫蘿！」來的人可不正是繆長風！

雲紫蘿心亂如麻，低首疾行。繆長風走到她的身邊，笑道：「紫蘿，難道你也要躲避我麼？你有什麼心事，可不可以讓我替你分憂？」

雖然只是寥寥數語，其中却包含了多少關懷，多少情意？兩人目光相接。好像有一股暖流流過全身，雲紫蘿深深感覺到一份友誼的溫暖了。

「終於還是瞞不過你的眼睛，」雲紫蘿苦笑道：「騰霄呢？你一個人追出來，他們不起疑麼？」

「你看見我們，一言不發，立即就走。我猜想你大概是不願意給宋騰霄認出你吧？所以我也就不告訴他們了。」繆長風笑道：「至於他們是否起疑，那我可顧不得了。」

雲紫蘿幽幽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本來應該見一見宋騰霄的，小時候我們是經常在一起玩耍的好朋友。……」繆長風插口道：「我知道。宋騰霄已經告訴我了。」雲紫蘿低下頭續道：「但想了想，還是不見的好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紫蘿你怎麼會來到這兒？」

雲紫蘿忽地臉上一紅，好像想說甚麼，事情難於出口似的，對繆長風問她的說話，也不知是聽不見還是不想回答，目光中透露着一派迷茫，只是在看着繆長風。

繆長風道：「紫蘿，你想說甚麼，說吧！」

雲紫蘿一咬銀牙，終於說了：「我的事情慢慢再告訴你。我先問你，你可見着他沒有？」

繆長風見她欲說還休的樣子，征了一征，隨即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你問的可是尊夫？」

雲紫蘿銀牙一咬，澀聲說道：「我問的是楊牧！他已經不把我當作妻子，我也不能把他當作丈夫了！」「尊夫」二字，刺耳鑽心，雲紫蘿積壓在心頭的悲鬱，終於像衝破提防的洪水，發洩出來了。

繆長風吃驚道：「紫蘿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你們——」

雲紫蘿道：「我現在的心亂得很，你先別問我。只請你回答我剛才的問話。我要知道楊牧和宋騰霄是否已經見了面，鬧出了些什麼事情來了？」

原來雲紫蘿踏進這個小鎮之時，正是楊牧跟着齊建業逃出去的時候。幸虧雲紫蘿戴

着人皮面具，她閃過路旁，楊牧匆匆而逃，對她似乎沒有留意。

繆長風道：「你一定神，我慢慢告訴你。」兩人並肩走了一會，雲紫蘿沒有剛才那樣的激動了，繆長風這才把在酒店裏發生的事情，說給雲紫蘿知道。

談及楊牧和宋騰霄衝突的經過之時，繆長風的措辭已經是力求審慎，避免刺激雲紫蘿的了。但雲紫蘿聽了，仍是不免再次激動起來。心上的傷口本來未曾復合，現在又好像給利針扎了一下似的，滴着鮮血了！

半晌，雲紫蘿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他作踐我也還罷了，還要辱及我的朋友，甚至不惜製造謠言，把四海游龍請出來難爲我的友人。你說，我怎麼還能夠重作夫妻？」

繆長風道：「夫妻分手，固然是一大不幸，但也不可一概而論。好比身體長了一個毒瘤，忍得一時之痛，割了或許更好。紫蘿，你別難過。你的事情可以和我說嗎？」

雲紫蘿抹去了眼淚，說道：「我知道你心上有許多疑團。好吧，你要知道，我就告訴你呢。」

忍着心頭的絞痛，雲紫蘿把難堪的往事，從頭說起，全都告訴了繆長風。有些事情，過去母親問她，她不願意說的，現在也告訴了繆長風了。要知道她在深受刺激之餘，實在是需要一個了解她的朋友，讓她可以傾吐心中的抑鬱啊！

說了半個時辰，雲紫蘿方始把這前因後果說完。說完了之後，這才忽地自己也感到詭異起來，繆長風不過是自己新相識的朋友，爲什麼自己竟然肯把藏在心底的最隱秘的事情都告訴了他呢？

但說也奇怪，對繆長風傾吐之後，她的眼淚雖還是在流，心中却已是平靜得多，舒服得多了。

繆長風緩緩說道：「有句話說得好，過去種種比如昨日死，過去了的，就讓它過去吧！」

雲紫蘿道：「當真死了倒還好些。可是，可是，唉！」

繆長風一時誤解她的意思，澀聲說道：「夫妻的情份，本來是不容易一刀兩斷，不過——」

話猶未了，只見雲紫蘿已是珠淚盈眶，哽咽說道：「我和他……」
「你不懂，唉你不懂的！我，我，我已經有了……夫妻可以一刀兩斷，母子是不能一刀兩斷的。你，你明白嗎？」

繆長風瞿然一省，說道：「你懷有楊牧的孩子，我早已知道。你不用擔憂這個孩子將是無父孤兒，如果你不嫌冒昧，我，我——」

畢竟是一個上了四十歲的中年人，臨到求婚之際，反而比一個年青人更爲害羞，一時間竟不知如何措辭才好。對雲紫蘿他雖然是早就有了愛慕之心，也還想不到這樣快就要向她求婚的。

雲紫蘿心頭鹿撞，臉上發燒，幸虧她是戴着面具，臉上的神情沒有讓繆長風瞧見。這件事情來得太過突然，一時間雲紫蘿也不知如何是好。但在她定了定神之後，終於得了一個主意，裝作聽不懂繆長風的意思，說道：「繆大哥，多謝你的關懷，這個孩子，將來我也是要托你照顧的，你若不嫌冒昧，我想和你結爲異姓兄妹。不瞞你說，我沒有兄長，在我的心裏，我是早已把你當成哥哥的了。」

繆長風呆了一呆，想不到她是這樣回答，同樣的一句「不嫌冒昧」，意義却是大不相同。

雲紫蘿強抑心神，微笑說道：「繆大哥，你爲什麼不說話呀？莫非是嫌我配不上做你的妹妹嗎？」

繆長風苦笑道：「不，不。有你這樣一個妹妹，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。」

雲紫蘿笑道：「好，那麼咱們就撮土爲香，當天一拜。」

兩人結拜過後，雲紫蘿道：「繆大哥，你上那兒？」

繆長風道：「我是浪濫慣了的，沒有一定的去處。你呢？」

雲紫蘿道：「我想回三河原籍跟我姑母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我和你一同去好嗎？」

雲紫蘿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這個，這個恐怕不大方便吧？人言可畏——」

繆長風恢復了豪邁的故態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紫蘿，我只道你是女中丈夫，怎的也有這許多顧慮。咱們如今已是兄妹，要避什麼嫌疑。只要你信得過我是個光明磊落的男子，別人的閒話，又何必管它？」

雲紫蘿正自躊躇未決，忽聽得有人飛跑的步聲。跟着說話的聲音也聽得見了。

說話的那兩個人竟然是四海游龍齊建業和她的丈夫楊牧！

只聽得齊建業說道：「楊牧，我看多半是你的瞎疑心吧。你的媳婦兒在西洞庭山，怎會突然跑到這裏？」

楊牧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剛才恐怕沒有看得清楚，那個女人確實有點像雲紫蘿。」

齊建業道：「你敢情是想媳婦兒想得瘋了？你說的那個女人分明是個鄉下婦人，有那點和雲紫蘿相像？雲紫蘿怎樣變也不會變成那個樣子！」

楊牧說道：「面貌雖然兩樣，可是我和她是做了八年夫妻的，她走路的姿態和一些

我日常看慣了的舉止可是瞞不過我。我一見她就覺得似曾相識，叫我如何不起疑心？」
幸虧是隔着一個山坳，雲紫蘿和繆長風還沒有給他們瞧見。

雲紫蘿心裏暗暗叫苦，想道：「我只道他沒有留意，却原來他是看得這樣仔細，早已起了疑心。」

繆長風握着她的手，低聲說道：「別慌，你現在還不想和他們撕破臉，是不是？」
雲紫蘿六神無主，點了點頭。繆長風道：「好，那咱們就暫且躲他一躲，躲不過去，由我出頭應付。」

他們是在一條山邊的小路行走的，兩人剛好躲進松林，齊建業和楊牧也已經走過山坳，來到了他們原先所在的地方了。

齊建業似乎有點不耐煩的樣子，說道：「從這小鎮出來，祇有兩條路。東面那條路我們已經追出十里之外，沒有見着。如今在這條路也走了十多里了，也仍是鬼影不見一個。我看那個農婦恐怕是早已回家了。」

楊牧說道：「我知道你老人家不相信那女人是雲紫蘿，但我若然不再見她一見，心裏的疑團總是難以消除。」

齊建業忽地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不是我說洩氣的話，媳婦兒已變了心，她回來也沒

有用。我勸你還是放手了吧！」

楊牧說道：「我寧可把她找了回來再把她扔掉，這口氣我受不了！再說我們楊家出了這樣賤人，辱及家門，楊家的親戚也沒面子！」

雲紫蘿聽了這話，氣得發抖。繆長風在她耳邊說道：「忍耐點兒，他們就要過去了。」

不料他們忽然停下腳步，不走了。

楊牧說道：「這裏有一片松林，說不定她是躲在裏頭，咱們進去搜搜。」

齊建業無可無不可的說道：「好吧，你既然有這疑心，那我也不妨陪你進去看。」

雲紫蘿手心淌汗，說道：「繆大哥，我不能連累你，讓我出去！」

繆長風緊緊握着她的手，說道：「天塌下來我也不怕，我只怕壞了你的名聲！你不許動，讓我出去！」

雲紫蘿苦笑道：「我的名聲反正是已經壞了，讓我出去！」

兩人正在爭着出去，楊牧也已經走到林邊，忽聽得有個人叫道：「齊大哥，怎麼你還在這兒呀，咱們可是巧遇了！」